

山城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五三五工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1041 字數147,000 開本850×1168 耗1/32 印張6 $\frac{5}{16}$ 插頁4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46000冊

定價(3)0.61元

朝鮮半島上紛紛揚揚的剛落過一場小雪，寒冷的冬季跟着到來了。那些日子，北起大同江邊，南至臨津江以東的三八綫邊沿，從黃昏到黎明，在這五百余里的公路綫上，長堤似的部隊銜頭接尾，先頭部隊已經跨過臨津江，進入第一綫陣地，後衛還在原駐地整裝待發。步兵們都穿着嶄新的冬裝，肩上的輪盤槍、水連珠在月光下閃閃發光。响脆的竹板聲，粗壯愉快的說唱聲，不斷從行列里發出來。每個人的行裝，除開隨身的裝備以外，許多人身上還帶着一些干菜、粉條、紅辣椒，還有自造的擀面棒、鉄箴籠、小燈壺、小案板，以及方圓不齊，大小不等，打菜打飯的盒子和箱子，有些人把銅鑼、二胡、牛皮鼓也在背包上拴挂起來。他們帶着這樣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，在寒風冷夜里匆匆忙忙的赶路，好像並不是要去烟火飛騰的前綫去作戰，而是在忙着往火綫上搬家似的。

寬大的公路上烟塵滾滾。一輛輛彈藥車一股風過去了，高高的卡車上罩着白色帆布篷。摩托化大炮都着了偽裝，看去像一溜溜松林和一幢幢草屋，牽引車沉重的喘息着。坦克的履帶嘩嘩响，拖着一股濃烟滾動着，路面被壓得顫動。在這喧鬧的夜間，從地面到天邊，到處是抹天的雪亮的燈光。步兵們眯着眼，或用手遮着額頭，向這些呼呼隆隆震動着地面的鋼鉄怪物歡呼着：“看这家伙多威風，美國鬼子沒大活頭啦。”“祖國捐獻的坦克大炮來得好快，說來就來了。”“冲啊！殺啊！我們的大炮發言了。”

年輕的炮手和坦克手們剛從祖國來，他們從卡車上，從坦克的炮塔上，探出半截身子，有的向步兵們招手問辛苦，有的雙手圈成喇叭筒，進行着簡短有力的廣播：“今年秋天十成年成，谷穗長的像狼尾巴。”“二百多萬人修淮河，場面真大！詳細情況都登上‘人民日報’啦。”“聽說過沒有，祖國有一座大工廠，一個螺絲釘就有三千六百斤。”也有人嘻笑着說：“這門大炮來得 不簡單，他孀子他大娘都捐獻過小肥豬。”引得大家呵呵的哄笑起來。

有時敵機凌空，公路沿綫的防空哨鳴槍發出警報，地面上的燈光馬上就會熄滅。人馬車炮便頂着淡淡的月光前進，說笑聲、問候聲依然不停。敵機一過去，路旁的哨棚里便伸出白色指揮旗，從那里發出喊聲：“開大燈干，沒關係。”於是地面上又是千里燈光，叢山深谷一下被裝飾成一座繁華明亮的城市。

這是一九五一年冬天一個寒冷的夜晚，在這支長堤似的部隊當中，步兵營正在完成着最後一個夜行軍。

班長周慶和有一種特別興奮的心情，這種心情不僅是由于公路上進軍的陣容使他深深的受了感動，同時還由于他腳下走着的這條道，正是他入朝以來曾經戰鬥過的道路。他歪戴着三塊瓦栽絨帽，胸前斜掛着輪盤槍，大衣卷和背包疊壓在雙肩，上身前傾着，渾身上下結實的像一座鐵碑，在行列里矚矚的邁開大步走着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很有鍛煉的老戰士。有時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回到了祖國的某一個大城市，腳下的公路也正是那個城市里的大馬路，有時又覺得是往自己的家鄉走，眼前的一草一木對他是多么熟悉，他真想早一點趕回家去，早一點跟久別的親人們在一起團聚。由于走得汗熱，也由于心情太過興奮，他便敞開了棉衣的領扣，把鑒着的帽耳翻上去結好了，從掛包上解下一條雪白的毛巾，擦了擦臉上的灰土。大炮、坦克接接連連的從他身旁開過去，一盞盞車燈照花了他的眼，於是他才定下神來，重新

向公路四外觀看着，那双热情的眼睛，瞅着什么都喜爱，他真說不清这种貪恋一切的心情是从哪里来的。

一年前，也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他曾經沿着这条公路追击过美軍。他深知这里的一切变化，都是从那一次的胜利开始的。眼前，一片片荒蕪了的田地再看不見了，积着薄雪的田野里，到处長出了深綠色的冬麦。路旁的廢墟和炸彈坑也不見了，有的修成了水田，有的变成了公路的路基。那些無家無舍的战区人民已經在山崖下掏了不少洞子，星星閃閃的灯火从那里透露出来。至于那些生鏽的破坦克，骷髏似的破卡車，至今还都仰翻在公路兩側，上面的白五星早已褪了色。

也是在这一帶，正是山梨树开白花的时候，他背着三八槍和干粮袋，拖着疲乏的脚步一路往北走，一路上还把节省下来的炒面分給战区的孤兒吃。那时候，窄窄的公路上到处是炸彈坑，多少桥梁被炸坏了。沿路人挤人，車挤車，南来的不下公路讓道，北往的就定在那里过不去；步兵不讓道，汽車也休想过得去。虽是有不少白衣白裙的妇女們背着孩子，頂着土筐，在月亮地里修补着道路，交通运输还是不能暢通無阻。現在大变样了，脚下的公路寬大溜平，桥梁光滑結实，大炮、坦克、步兵并排着前进，来往的車輛擦肩而过，誰都不妨碍誰。有时他还在公路兩旁看到了成行的小树，大概是为了防寒，这些小树的树干上都包着稻草。有时他也在路基下面發現了一堆堆碎石砂土，这些碎石砂土順着公路拉成一条綫，随时都可以用它来修补公路的。深更半夜，行軍任务又这样紧急，所有这些新鮮事都像走馬灯似的从他眼前閃过去，他在惊喜中感到很快慰。一路走，一路感嘆地說：

“真想不到，情况变得太快了！”回头瞅了瞅身后的行列，“同志們，今晚上行軍可不比往常，看这大公路多亮堂，快点走呀！”

“好啊，快点走呀。”行列里一时发出了欢快的笑声。

战士刘厚福是一位黑胖脸，中等个儿，看来跟周庆和一样结实泼辣的小伙子。他背着一枝水连珠，身后的背包晃晃荡荡的齐裤襠墜下来，紧跟在周庆和后面走着。行列里笑声刚停，他也连走带颠的一面往前赶路，一面喘着气说：

“班长今晚上这么开心，是不是你这一带打过仗？”

“对啦，你算猜对啦。”周庆和老声老气地说，脚步稍微放缓了一点，“我不光在这一带打过仗，今年夏天我还在这一带修过几天公路，这回我是第三次走这条道了。哎，这一带的变化太大了，走一次是一个样，变得真快！”

“班长，朝鲜人民可真是了不起！”刘厚福指了指路旁的麦田，激动地说：“前方的斗争那么紧张，后方的生产建设还搞得这么好，这可是不简单的事。”

“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最困难的日子咱们总算跟朝鲜人民撑持过来了。”周庆和向公路前面雪亮的灯光望了望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咱们这回上前去，正赶上好时候啦。你看这么多的坦克、大炮一个劲的往上开，看样子，咱们定规是摆开摊子跟美国鬼子干啦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咱们的阵势不小啦，够他美国鬼子呛的。”刘厚福也小声说道，用袖头擦了擦额上的汗，“班长请放心，反正我决不能拉全班的分数。就算我还是第一次上火线，不论在工作上、战斗上等方面我还是挺有信心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从牙缝里抽了一口气，马上把脚掌放平，再不拐着腿走路了。

夜半以后，周庆和他们已经来到临津江以西地区的一个公路交叉点。大炮、坦克像一条火龙似的弯转着前去了，长堤似的步兵也开始从这里分路前进。

“跟上距离，不要插乱队形。”在沙沙的脚步声里，周庆和瞅

着穿插交錯的行列，隨時提醒着身後的戰士們。他見劉厚福兩腿歪歪扭扭的走得不很穩當，順手扯着他的背包說道：

“我來背一會，你的腳掌打泡啦，同時你的背包也沒捆好。”

“我能走，我還能堅持，這正是鍛煉我們新同志的時候。”劉厚福像受了污辱似的，趕緊護住背包，左右躲閃着。周慶和暗暗笑了，自己剛出國也有着這樣一股硬勁，這是鍛煉的開始啊！跟他爭了一陣，就勢一鬆手，便把他的水連珠奪過來，加到自己肩_上，向着黑黑的行列穿_了前去。

這支黑黑的行列，下得大公路，向東翻一座小嶺崗，以後就順着一條山脈重重的大溝彎轉前進。這時候，周慶和聽見隱隱約約的雷聲，間歇地從前進方向上傳來，他感到腳下的土地也微微有點顫動，經驗告訴他，這裡已接近前綫了。

這條大溝是深寬而又彎曲的。高大的洋槐光條條的在路邊挺立着。周慶和馬上記起在半年前，部隊從臨江江以東來到臨江江西岸的時候，曾經在這條大溝里住過一些日子，腳下這條平滑的小公路，也正是他們在這一帶駐軍時修出來的。他覺得這種巧事也是理所當然，因為這也是由於前方的勝利帶來的。若是再能路過他所熟悉的村莊，跟那些親人似的房東見見面，說聲：“我們回來了。”然後走上火綫，那就更有意義。

一匹白馬從行列旁邊閃過去。從坐騎上的黑影發出了催促的聲音：

“加油呀，同志們，就亮天啦。”周慶和聽出是李營長的聲音，便望着坐騎上的黑影問道：

“首長，咱們這不是又回到老地方啦？”

坐騎上的黑影馬上答道：“是呀，是回到老地方啦。出去大溝就是山谷里，咱們還在山谷里駐過軍呢。”揮着馬鞭抽了几下，馬兒便趕過行列，隱沒在黑暗里。

“山谷里？对呀！我想起来啦。”周庆和半惊半喜的答了一句，高兴的在行列里小跑起来。

这时候，半圆的月亮遮在云片里，眼看就要落山，大溝里雾气濛濛，漫天降下霜来。弯弯的行列顶着浓雾前进着，此起彼伏的人声跟着从行列里爆发出来：

“快走啊，回到老地方啦。早到早休息。”

“脚下加点油，往前赶哪！就亮天啦。”

也有人指着横躺在路旁的大树和散布在溝里的炸彈坑，气呼呼的说：

“美国鬼子还是这样疯狂！妈的，狗改不了吃屎。”

也有人指着大溝的深处，耽心地说：

“那边的房子不知炸了没有？天黑咕咚的，一点看不清楚。”

“大家注意啦，就到山谷里啦。快点走呀！”周庆和咋咋嚷嚷地叫道，好像山谷里这地方跟他和大家有什么牵挂似的。

刘厚福紧走了几步，向着周庆和的脊背问道：

“班长，你在后方常说的那个金大娘，不就是住在山谷里吗？”

“是的。现在她老人家的日子也许比过去好过一些了。”周庆和带着希望的心情说，镇静地望了望远方。

在远方，隐隐的炮声听来似乎更响了。一眼望去，黑压压的山脉遮隔着他的视线，闪电一样的火光烧红了那里的蓝天。黎明到来了，这火光也许就是迎接黎明的朝霞吧。

二

天色蒙蒙亮，步兵营已经转到大溝的尽头，来到临津江西岸

一个八字形的山弯里，不再前进了。前面山脚下那一片雾霭沉沉的去处正是山谷里，营的队伍当下分布在这一带宿了营。

山谷里原是临津江西岸一个和平美丽的村庄。周庆和满怀怀着回到故乡的心情来到了山谷里。微明中，他在山脚下转来转去，到处寻找着老房东金大娘的家。

村边上那一片雾霭苍苍的栗树林，叶子落尽了，光条条的枝条上挂满了银霜，毛栗子早已收过了。山崖下那几幢帐篷似的草屋上，爬满了干黄的瓜藤，屋檐下还挂着一串串红辣椒，看来瓜菜的收成也不错。淡淡的炊烟从几家屋顶上升起来，早起的人家赶早吃了饭，大概还要忙着上山砍柴火。几个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，顶着水罐，揉着睡眼，迎着军人们笑一笑，轻轻地穿过栗树林，去到小河边顶水，飘飘的裙子上还粘挂着点点花絮，她们一定是在忙着纺纱。所有这些情景周庆和看着很眼熟，他觉得山谷里还是那样安静美丽。可是眼前的情景跟他在记忆当中的山谷里，有着很大的不同：山脚下有不少草屋倒的倒，烧的烧，荒草比人高。沟里的栗树有的被撕裂，在那里歪扭着；有的连顶被削去，光剩了不倒的树干。山坡上成片的小松林烧成了焦黄色。大沟里干裂的稻田里，地面被翻起来，抛开去，到处散布着弹坑。这简直像战场一样，过去这地方并没有被摧残到这步田地呀！他一时心痛起来，默默地說：“这村里的老少多凄惶！……金大娘是不是还能在这里住？她老人家不会发生意外吧？”很快，他就发现自己这种过多的耽心是没有必要的。只见陡斜弯转的山坡上，土洞子重重叠叠，高高低低，隐现在稀稀的小松林后，不少洞口上都摆列着一些瓷罐、瓦罐，还夹杂着一堆堆庄稼垛和柴火堆，看去像一片陶瓷场一样。原来山谷里已经从地面上搬到了地下。他一时很难分清哪些洞子是他们在这里驻军时掏的，哪些洞子是居民们掏的。总之，失去了房屋的人家都在那里安下了家，山

谷里没有被战争的灾难压倒。他对自己说：“山谷里也变啦，看这地方的老百姓多么坚强！”于是金大娘的面影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，他好像看见她老人家还在那间帐篷似的草屋里生活着。

他在山脚下的小路上转了一阵，并没有发现金大娘那间帐篷似的草屋。但他并不怀疑自己会记错地方，最后还是按照过去的记忆，在一堆废墟前面停留下来。

这是一片埋藏在灰土里的房基，房基上面散落着几丛烟黑的洋草，半截单薄的墙壁在那里歪裂着，房基正面的石坎也坍塌下来。他一时很难看出当初金大娘的房子是不是就在这块地基上。废墟近旁是一棵高大古老的栗树，还是这棵栗树帮助了他的记忆。

那时候，栗树正开花，这棵栗树上还拴着秋千，姑娘们挖野菜回来了，都笑嘻嘻着在这里打秋千。隐隐的炮声从江东传来了。战线附近的父女老少陆续从江东撤来了。这一天，他正在这棵栗树下放哨，村外进来一位头发苍苍的老太太和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。老太太的白裙上浸出了几片紫血，右腿上缠着一圈绷带，满脸土和汗，顶着一个大籬筐似的白包袱，颠颠跛跛的向他走来。小姑娘累得小脸通红，也顶着一个小点的包袱，紧跟在老太太的身后，脚上那双小小的船形胶鞋磨得露出了脚趾头。他看这老太太的形象并不生疏，一下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，当时就心好的劝留老人家在这棵栗树下休息了一阵，并让同班的一个战士取来一壶开水，半袋炒面，给她俩垫了垫饥。接着，班里又腾出防空洞，安置老太太去里面休息。过了几天，这老太太就在里委员会的帮助下，带着小姑娘在大栗树附近这间草屋里住下来。当时周庆和跟班里的几位战士也正在这间草屋里住着，这样老太太便又成了他们亲密的房东。因为老太太的生活暂时还很困难，饭每天由连里供给，伤口也由连里给治，锅碗用具也由

連里捐助了一些，班里战士还给老太太現做了一些。这样一来，老太太就正式在这里安下了家。

为了照顾老太太的腿伤，周庆和跟班里的几个战士，修公路回来不休息，忙着去田里刨窝兒，給老太太点种苞米，以后又帮助老太太插秧。里委员会撥給老太太的几塊水旱田，总算搶种上了。其他打柴、挑水的家务事，周庆和他們也都一攬承包，根本用不着老太太操心。老太太也时常搶着給他們洗衣服，补袜子。天不亮就給他們燒好了开水，黄昏就給他們打来洗脚水。他們不在家，老太太就給他們看門；他們回来了，老太太就站在这棵栗树下笑着迎他們。真像母亲一样爱护他們。后来部队要走了，他向老太太告别。正是黄昏，也是在这棵栗树下，老太太揚起手臂，說道：“同志，你們哪一天回来！”靠着栗树哭开了。在他的记忆里，老太太这还是第一次流眼泪。

这老太太就是他現在正在找尋的那位金大娘。

他回头望了一眼这棵高大古老的栗树，秋千繩子还在树枝上吊着一截，只是一根碗口粗的树枝倒悬着被炸断了，树干上也出現了几处伤疤。心里說道：“栗树还在，你老人家却不在树下了。”伤心地嘆了口气，面对着那片廢墟低下了头，靜默了一刻。

在他的身后，班里的几位战士坐着背包，正在那棵栗树下面休息着。他們是跟随周庆和一起来找金大娘的房子住宿的，已經在那里等待了一个时辰。在呼呼的冷風中，身材高大、滿嘴圈黑鬍碴子的机槍手王文烈，正在那里猛口的吸烟，兩眼深黑明亮，睫毛長長的广东籍小战士黃国新，双手抄在袖筒里，在那里冷的踏脚，第三个是刘厚福，他把背包重新整理了一下，勾着头，坐在那里打开了呵欠，看来这几位战士都等得有点心焦了。这时候，周庆和向栗树下面招了招手，沉痛地說道：

“来吧，同志們！咱們先找个洞子住下再說，金大娘的房子

是沒有啦。”便繞過廢墟，在近邊的一道小土坡上，意外的發現了一個地堡模样的大洞子。

周庆和馬上記起，这个洞子就是过去他們班在这里掏的那个大防空洞。但見洞頂上飄蕩着一縷炊烟，他知道里面已經住了人。当下站在洞口的土坪上，向里面招呼道：

“老乡！請出来一下。”

很快，洞口挂着的草帘子动了一下，从里面弯着腰走出个老太太来。这老太太大概剛梳过头，白蒼蒼的头髮挺順溜，就是臉色有点浮腫。白色衣裙也还不算髒。出洞就微微跛着一只脚，迎着土坪走来。看来她已經習慣了在洞里过日子。周庆和望着这老太太怔了一下，喜出望外地喊道：

“金大娘，想不到是你老人家！”把手举上帽沿，向老太太敬了个礼。

老太太一时張口結舌的發了呆，望着周庆和肩上的輪盤槍，和他那丰满紅胖的臉，半天才說：“周同志，你变得威武多啦！真有点不敢認你啦。”伸出兩臂，抓着他的手直搖晃，扑簌簌地滴出了快活的眼泪。

“大娘，我們回来了。你老人家不要难过。”周庆和俯着身子，安慰了对方一句。

“大娘不难过，大娘可把你們盼回来了！”老太太抽着鼻子，依然抓着他的手不放。

刻厚福他們几个人也赶来了。不等大家向金大娘問声好，一个白衣黑裙，圍着紅領巾的小姑娘，早已掀起草帘，跑出洞口，蹦蹦着說道：

“志願軍叔叔，快进屋。”她習慣地把“洞”說成“屋”。

周庆和走上前去，摸摸小姑娘那一头黑亮的短髮，笑微微地說：

“貞姬，長这么高了。”跟在金大娘身后，領着刘厚福他們一起进了洞子。

像全里每家的駐軍一样，周庆和他們进得洞来，放下槍彈背包，就分头給金大娘扫洞子、挑水、拾柴火，屋里屋外的活兒忙完了，这才肯在洞子里坐下来，喘一口气。也像全里的每家房东忙着欢迎亲人一样，金大娘跟小姑娘圍着灶台轉来轉去，給周庆和他們燒开水，燒洗臉水，煮衣服，生火盆，炒栗子，还要給自家燒飯，她家灶前的大中小三口鍋，一直都冒着蒸气，沸騰着。金大娘的臉色一点愁苦都沒有，她老人家还像平常过日子一样，出来进去，干这干那，微微跛着一只脚，穩重而愉快，並沒有提到房子被炸以后，搬到洞里来居住的事。

周庆和見洞里的一切設備都跟过去不同了。火炕、灶台盤起来。一眼小窗戶朝陽开。炕上鋪着草垫、放着簡單的被服和几个瓦缸。牆壁上还吊着一溜方方的干豆醬。地上也打扫的挺干淨。鍋碗家具有些是旧有的，有些是新添的。总之，很像个家庭的样子。他几次問起老人家的生活情况，金大娘总是点点头，微微笑一笑，說声：“很好。”便又在灶前忙起来。

“快吃呀，这是自家树上長的，大娘單为你們炒的。”老人家端着半瓢炒栗子，一把把往战士們手里送去，誰不收她就生气。直到周庆和他們圍着火盆在炕上坐下，把栗子吃到了嘴里，老人家才跟小姑娘回到灶前，就着辣椒酸菜喝了点苞米粥。

“这不像我們班那个洞子了，原先这是个防空洞呀！”周庆和半信半疑地說，他見頂木上用刺刀刻的那几个字，“一連二班修此洞”还很明显，便不再怀疑了。

“你們走后，我那間房子就給美国飞机炸坏了。后来我跟貞姬把这个洞子收拾了一下，就搬在这兒住下了。不收拾一下不好住啊。”金大娘靠着灶台，像拉家常似的解釋着。

从金大娘这几句简单平常的话里，周庆和看出了一种力量。他把行军中所获得的印象：公路、大炮、坦克、冬麦跟金大娘联系起来一看，脑子里马上得出了一个明确的概念：战线稳定了。便笑着向金大娘说：

“你老人家已经在山谷里安家啦，明年开春把那间房子修起来吧。”

“我也有这个想法，把房子修起来。”金大娘看一眼贞妮，又把她放开了，“一个孤老太太终是难啊！”

“妈妈，明年我就长大了。我帮你顶水、调泥，砍树条编篱笆子。”贞妮天真地说，去炕边拿起个扁平的小布包，打开，把里面的书本整理了一下。

战士们一时没有插话。但从眼光上看，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责任感：我们要去临津江东岸作战去了，这两只手一时还腾不出空来帮你老人家修盖房子，实在抱歉。

可是金大娘并没有向这几位战士求助的心情，她的意思只是说：要不是她从三八线边缘后撤的时候，金大爷不幸被美国炮弹炸死了，那间炸毁的房子是很快可以重建起来的。

“贞妮，你都念些什么书？”刘厚福拉着小姑娘的手，把小布包里的东西翻了翻。里面除几本课本外，还有一截纸烟长短的秃头铅笔和一个灰色草纸订的练习本，大半个本子里密密扎扎的做满了加减法练习题。他看出小姑娘的学习条件很差，可是她很用功。

“要是在祖国的话，这大的孩子高小毕业了。”刘厚福感叹地说，在挂包里摸索了一阵，从里面拿出个红面小笔记本子来，“贞妮，把这送你吧，希望你好好的学习。”就往小姑娘手里塞。

贞妮背过小手，向一旁走了一步，望着母亲。金大娘的眼光也没有答应她。

“給你就拿着，这兒紙張困难。”周庆和的話实际上是朝着金大娘說的。老人家望着女兒笑了笑，貞姬才双手接过本子来。

金大娘点了点头。她把大鍋里煮着的几件軍用襪衣撈出来，晾到瓦盆里，轉身向炕上扫了一眼，把眼光落在周庆和身上。

“她姐姐叫貞玉，”老人家指了指貞姬，“今年六月就在地方上参加游击队啦，至今还没有音信。你們过江后，也許能見到她。姑娘大啦，今年十九岁啦，啥都不要我操心啦。”說到这里，老人家兩眼閃着泪花，有点耽心地說：“就怕你們不能見到她。也許她現在很好。”

周庆和到这时候才知道，金大娘的大女兒还是一位光荣的游击队员，并且还在临津江以东坚持着斗争。因为在半年前撤到这里的时候，老太太是没有提起过大女兒的，多么坚强的母亲啊！

“放心吧，大娘，我們一定給你老人家找到她。”刘厚福他們毫無根据地说。这只不过是为了安慰她老人家，使她不要过分的为女兒耽心。

“也許她現在会当上女英雄哩。”周庆和憑想象推測着。

一綫陽光照进了洞子，到貞姬上学的时候了。貞姬朝炕上行个少年团的举手礼，尖着嗓子說：

“志願軍叔叔，再見。”頂起小布包要走。临走前，她在战士們的欢迎下，用中国話唱了个“东方紅”，声音尖嫩响脆，博得了大家的称赞。

这时候，金閃閃的陽光照滿了山谷里。大溝里炊烟如云。麻雀在山上山下飞叫着。在这幽美宁靜的晨光中，美国飞机又开始在空中盤旋了。金大娘爱惜地摸摸貞姬的肩头，望着她走后，又向周庆和他們說：

“你們累啦，該休息啦。”返身出了洞子，頂着一瓦盆煮好的

衣服，跛着脚下河边去了。

忽然从临津江方向發出一陣擂鼓似的声音，空中馬上布满了高射炮的烟圈，隆隆的敌机很快远去了。

“真想不到，情况变得太快啦。一切都变得太快啦。”周庆和瞥了洞外一眼，又把昨夜在路上說过的那句話重复了一遍。

刘厚福也附和着說：“是的，我也是这样認為。我在后方的时候还不知道前方的陣势是什么样子，这几天感觉就不同啦。”

但在他們兩人当中，周庆和对这个问题的感觉却是系統而深刻的。

三

一年以前，当鴨綠江上吹起秋風，人們剛穿上棉衣的时候，周庆和手里并不是拿的槍，而是从合作社买来的镰刀。他是这样惊奇，新中国成立剛一年，就給他家帶來了世代沒有过的好日子。火紅的高粱，金黃的苞米，脆嫩的白菜，堆滿了他家的場院。老母亲在場院里轉来轉去，摸来摸去，欢喜的流出了眼泪，不断叨念着：“这日子来得不易，庄稼人托毛主席的洪福啦。”全家人鋪場、打場、揚場、窖白菜，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轉。他的勁头就更大，每天劳动完了，还要吹横笛，唱落子，有时候还去民兵中队部打扑克牌，对劳动生活充滿了热情。老母亲想起还有一樁心事未了，就把庆和叫到跟前，老声老气地說：

“你今年二十出头啦，也成人啦。忙过这场大秋就把你的亲事办了吧，我已經跟老李家看了日子啦。”周庆和沒有反对。因为老李家的姑娘李桂花在“土改”中成了青年团员，他在“土改”后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，兩人都是村里百里挑一的好青年，自由恋

爱的。李桂花也是二十上下正当年，該出門子啦。夏天挂鋤的时候，他倆也私下議好了等到秋后結婚。

至于庆和的弟弟庆安、妹妹素珍，母亲也对他們的发展前途提出过自己的主張。

想不到战争会来得这样快！美帝国主义一心要侵略朝鮮和中国。那些天，村口的黑板报上每天都登載着引人憤怒的消息。先是美国飞机三天两头来鴨綠江北岸投彈、扫射，赶到十来月，美国軍队已經分路向鴨綠江、圖門江打来了。就在那几天，新义州遭受了轟炸。鴨綠江兩岸狼烟地动，大烟大火遮住了日头。燒焦的小孩的尿片，帶血的裙子，炸飞的窗戶紙、碎木片，……夾着烟塵暴土，从鴨綠江南岸漫天飞来，鴨綠江水都变黑了。祖国的边防上受着炮火的震动。有的老少被炸死炸伤了，怀孕六七个月的妇女也給震得小产了。边防上的人民在疏散，工厂，机关在迁移，城市里沒有了电灯，大街上不少店鋪关了門，眼看战争的灾难威胁着祖国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周庆和辞別母亲和未婚妻，毅然的参加了志願軍，来到朝鮮前綫。

陽历年除夕，他在風雪茫茫的臨津江上，参加了一場历史性的斗争——突破三八綫。从此，战争的火燄便从祖国的边境被推回到三八綫以南。战綫很快在三八綫邊緣稳定下来了。

麦收时节，周庆和离开金大娘下后方。在一次空襲中，他为了替房东老太太从着火的房子里搶出一点稻米，臂部負了伤，便轉回祖国去休养。

救护列車过了鴨綠江大鉄桥，剛进安东站，正好有一列滿裝部队的軍用列車也剛进站。車站上飄揚着紅旗，敲鑼打鼓，有扛担架的，有挑开水的，有拿鮮花的，有拾糖果籃子的，男男女女擠滿了月台，紅火熱鬧。原来是祖国人民一面欢迎志願軍的伤病員回國內休养，一面欢送新組織的一部份志願軍去朝鮮前綫。想